

幻想的破灭

查利·斯派克 著
让·雷诺阿
林秀清 译

幻想的破灭

[法国] 查利·斯派克 著
止·雷诺阿

林秀清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Charles Spaak et Jean Renoir

LA GRANDE ILLUSION

根据法国 La Nouvelle Edition 出版社版本译出

幻想的破灭

统一书号：16061·260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会馆街12号)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frac{3}{8}$ • 字数：40,000

1963年5月第1版 196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定价：0.27元

财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編者說明

让·雷诺阿是三十年代后期法国电影中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幻想的破灭》是他在“人民阵线”时期，也就是他自认为“思想最进步，与法国的左派力量结合得最紧密”的时期所导演的一部代表作品。（剧本初稿由查利·斯派克执笔，后经雷诺阿改写）影片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所辖的一所战俘营作为剧情发生的主要地点，但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雷诺阿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关于一场新的德法战争所进行的一系列思考。这当然也是当时法国人民所关心的一项重大问题。

从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出，雷诺阿并没有企图掩盖战争后面所隐藏的阶级矛盾实质，也没有企图回避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究竟为谁所需要，是为谁的利益服务，而另一方面，将为谁带来灾难与痛苦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正表明着现实主义艺术家雷诺阿的有力方面。但是，在回答如何才能避免这样一场战争时，雷

诺阿却暴露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严重弱点。在这里，他所开列的唯一方案便是诉诸人道主义与人性论。从剧本中可以看出，在雷诺阿看来，只要在人道主义与人性发出光辉的地方，就可以消除垄断资本集团所发动的战争而保持各个民族之间的友谊；同样，只要从人道主义与人性出发，也就可以消灭由不同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不同阶级之间的阶级界线。

当然，这种人道主义与人性论的立场并没有能防止一场新的战争，因之，不能不使导演本人如片名所提示的那样感到“幻想的破灭”；尤其意味深长的是，反动统治阶级除了骗人以外实际上是从来不讲什么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影片《幻想的破灭》不仅在第三帝国和它所占领的地区一直被禁止上映，而且在战后时期，甚至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检查机关也是不许它和观众见面的。

译印的这个剧本，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法国著名导演雷诺阿的一个参考材料。

1963年3月

封面設計：張守義

統一書號：10061·259

定 价： 0.27 元

法军前线，一个空军飞行小队的酒吧间里。

中尉马来沙勒俯视着一架旧留声机，他似乎已被旋转着的唱片所陶醉和沉埋在遥远的回忆里。他重复唱着歌尾的迭句。

马来沙勒：弗鲁……弗鲁……弗鲁……

马来沙勒原是机器工人，时势使他成为军官。现在他穿着飞行服，飞行服的中腰紧束着，围巾随随便便绕着脖子。这时正是冬天，1914——1918年战争中的一个严冬。这个处在法军前沿阵地不远的军官食堂里，火烧得并不怎么暖和。

几张桌子，一些酒瓶，部队食堂里的一般用具。墙上一些图画和小旗，上面写着：“M.F.902空军飞行小队。”

在几瓶烧酒旁边，有一张招贴画，字迹和插图都很粗俗，上面写着：“烈酒致命，教人发狂：小队长照样喝光。”

唱片转完，马来沙勒从回忆里醒过来，向酒吧间的柜台走去。他对士兵哈勒方说：

马来沙勒：喂！炊事员，你到埃伯尔尼去吗？

哈勒方：对。

马来沙勒：还有多久才走？

哈勒方：半小时。

马来沙勒：哦！好，尽量等我。

哈勒方：找约瑟芬去吗？

马来沙勒：一点不错，找她去。

哈勒方：找她的不光是你一个人。

马来沙勒：我不在乎。

属902小队的蓝基斯上尉走进食堂。

蓝基斯：听着，马来沙勒，参谋总部来了一个人物，你得带他出去一趟。

马来沙勒：（失望地）噢！真不凑巧！

蓝基斯：找约瑟芬去吗？看这件事把你搅到什么地步！

马来沙勒：好罢！……就让她等一等吧！上尉，我听你命令。

马来沙勒和蓝基斯上尉走入后者的办公室。那里，参谋部来的“人物”戴着单目镜，一面等待，一面在看侦察人员在高空拍摄的一张放大的照片。

蓝基斯：这是团参谋部的波尔狄安上尉。

马来沙勒：马来沙勒。

波尔狄安：我说，马来沙勒先生，您认得这照片吗？

马来沙勒：上尉，认得……这是里柯尔特和我一起拍的。

波尔狄安：这位里柯尔特先生，他在这儿吗？

马来沙勒：他在休假。

波尔狄安：那是必然的。

他走近蓝基斯和马来沙勒，指着照片上的一点给他们看。

波尔狄安：……这灰白点使我不放心……这儿，在大路下面……

蓝基斯：这不是大路，是运河。

马来沙勒：是吗？我还以为是铁路呢……

波尔狄安：看法一致得令人激动！这种准确性使人充分看到我们照相材料的完美质量。

马来沙勒：当时有雾。

波尔狄安：我要亲身去解这个谜。

蓝基斯：那我听候指示。我去要一架驱逐机吧。

他走到办公桌旁，摘下耳机。

蓝基斯：……喂！接驱逐机小队。

马来沙勒：上尉，我换衣服去。

他走了出去，剩下蓝基斯和波尔狄安。

蓝基斯：您喜欢穿哪一种衣服？连衫裤飞行服还是

山羊皮外套？

波尔狄安：都不喜欢。山羊皮有气味，连衫裤又没有毛絨。

德国军官食堂。

这是法军902飞行小队食堂的复制品，没有什么两样：准备开饭而摆好的桌子、酒柜、瓶子、留声机。只是墙上没有图画，唱片奏的是一首维也纳的华尔兹舞曲。

一个德军指挥官，他脚跟并拢，挺胸迭肚，头朝后一仰把一小杯烈酒一饮而尽。这是冯·劳凡斯坦。典型的普鲁士贵族地主：脸刮得干干净净，一丝不苟，面孔严峻。

劳凡斯坦：（用德语说）伯来道，开一辆车到糖坊附近去看一看……我打下了一架戈特隆式……要是里面有军官，就请他们来吃午饭。

伯来道：是，长官。

劳凡斯坦：（对他手下的一个军官）弗来斯里，现在该你大显身手了……你去给我们做你拿手的“五味果子酒吧”……应当为我打下第二架飞机庆祝一下……

弗来斯里：这就去，长官。（对柜台服务员）给我三瓶摩希勒酒、两瓶莱茵、一瓶香槟、一瓶浓酒、一罐香蕉、三罐柠檬，当然还要一些白糖……

伯来道回来。他对指挥官说：

伯来道：有两个军官……一个手臂中了一颗子弹：
我不得不先把他送到了医疗站。

波尔狄安出现在食堂门口。劳凡斯坦向他示意进来，而且带着手下所有军官站起来立正敬礼。波尔狄安进入。

劳凡斯坦：冯·劳凡斯坦上尉，18小队的指挥官……
我们非常荣幸法国客人光临。（向他介绍）这是我的部下……

波尔狄安：（行礼）波尔狄安上尉。

劳凡斯坦：诸位，请入座吧！（对勤务兵）大衣！

德国勤务兵替波尔狄安脱下大衣，波尔狄安坐在劳凡斯坦右边。

劳凡斯坦：（对波尔狄安）我认识波尔狄安家族的人，一位波尔狄安伯爵……

波尔狄安：那是我的堂兄弟艾特蒙·德·波尔狄安，驻柏林的武官……

劳凡斯坦：那时候他是位了不起的骑手！

波尔狄安：对，那是在过去的美好日子里……

伯来道从医疗站把马来沙勒带了回来。劳凡斯坦站起来草率地介绍一番。劳凡斯坦对这第二位军官不大感兴趣，因为他一眼就看出那人不是“行伍出身”。马来沙勒手臂吊着绷带，坐到桌上来。

劳凡斯坦：（对着缪里）五味酒呢？

缪里：可以端来吗？

劳凡斯坦：端来吧。

坐在马来沙勒旁边的一个名叫伯罗里的德国军官对马来沙勒说话。

伯罗里：您不饿吗？怎么不吃？

马来沙勒：想吃。（让他看看受伤的手臂）可是我没法切肉。

伯罗里：我来好吗？（他拿起马来沙勒的刀叉替他切肉）

马来沙勒：您会说法国话！

伯罗里：我在里昂格诺姆工厂干过……

马来沙勒：真的！我也在那儿，我在机械段……劳凡斯坦忽然站立起来。

劳凡斯坦：诸位……

他作一个手势示意停止放送音乐，因为两个德国兵刚抬着一个巨大的花圈走进来。布条上金字写着：“献给法国空军克鲁梭勒上尉，三月十二日被击焚毁……德国空军F.S.21小队全体军官轍。”

所有军官肃立致敬。

劳凡斯坦：愿我们英勇的敌人永远安息。

大家肃立默哀一分钟。

劳凡斯坦：谢谢诸位。

他重新坐下，客人们也跟着坐下。维也纳华尔兹舞

曲又重新奏起。大家正要继续吃，一个警察出现在门口。由于这些德国军官对战争持有特别看法才出现的这番客套便因为这个土头土脑的人的出现而告结束。

警察：乡村警察局的，我奉命来拘捕被俘的军官。

车厢门外的景色使人体验到战俘生活的开始：田野和森林飞驰过去。阴沉、冰冷的严冬景色，到处是雪。漫长的道路……火车终于停下来。一块路牌上写着：

荷勒巴克第65团兵营，第21号俘虏军官营

战俘营院子内。

一座灰沉沉、惨戚戚的建筑物。远处有一队50人左右的德军操着整齐的步伐走过，神色抑郁。营里的俘虏成群结队地等待着正驶入院子的运来“新丁”的汽车。到达的人脸上都显得极度疲劳。其中有法、英、俄、比等国人，全都是军官。波尔狄安和马来沙勒就在这群人中间。

一个粗暴严峻的德军指挥官在训话，由副官克朗兹翻译。新来的人都聚集在副官周围。

克朗兹：（带着很重的德国口音用法文念）今以克劳斯指挥官的名义宣布，各军官在待遇方面将按级别给予适当的照顾。不过克劳斯指挥官提醒你们注意：到这里后，你们是在德国法令的管辖下。因此，从今以后，你

们必须习惯于遵守德国人的纪律，绝对服从。在每个营中工作的任何德国士兵都有权对你们发号施令，你们要遵照执行，不得违抗。你们应当按照德军管辖范围内的规定，向长官敬礼。若有潜逃，哨兵奉令得随时开枪射击任何被发现越出界限的战俘。

严禁衣冠不整、成群结党、高声谈说有伤德国人民的话，严禁熄灯后离开房间，严禁与营外的平民有口头或书面来往，严禁与岗哨交谈。

读完营中规则后克朗兹一面把文件折好，一面继续向新来的战俘说话。

克朗兹：……诸位，我们还要你们到办公室去一趟，办一个小手续。

那些一直在场的“老丁”就开始唱一首流行的小调，应景改变了歌词：

扔掉钱……藏好表……

马来沙勒：（倾耳细听）他们说什么？

波尔狄安：他们说要藏好钱……

克朗兹过来干涉，把两群人隔开。

克朗兹：（对“老丁”们说）诸位，请你们散开……

检查处。

战俘们在被搜身。桌上堆积着各种物品。

哨兵走到一位英国军官前面时，那军官突然从口袋

里掏出他的金表，摔在地上，一面用脚蹂躏，一面大骂那惊得目瞪口呆的德国士兵。

另一个哨兵走到马来沙勒旁边。

马来沙勒：（伸开双手）搜吧……你高兴就搜吧……

检查完马来沙勒，哨兵向波尔狄安走去。他戴着单目镜，先发制人，冷冷地说：

波尔狄安：你可以偷走我的香烟盒，不过要干得有点礼貌，否则我就不能不报告你们的总指挥官……

一个统铺房间内。

战俘们成群聚在另一个人的床上，罗森大勒膝盖上放着一个打开了的包裹，尽是罐头和食物。

罗森大勒：说真的，每次接到家里寄来的包裹，我是又惊奇又高兴。我们远在德国内地，一条无法超越的火线把我们跟家人隔绝了，可是，你们看，一罐青豆却从巴黎直接寄到我手里……

教员：最使我奇怪的是我们那些看守诚实得惊人。

纸牌制造商：譬如说亚尔都尔吧！他天天吃白菜。他就怕吃这个，老不消化。你说他会不喜欢吃青豆？

工程师：试想一下！要是他们把我们这些青豆吃掉，包裹就会停寄。那时候他们就不得不给我们东西吃，可是他们连自己的口粮都够困难了……

罗森大勒：快点！客人该餓坏啦……

德国副官食堂。

一些下级军官在吃饭。

雷宁格尔：简直是洗锅水！

秦纳斯：那些法国人，他们吃些什么？

查赫：白菜……不过他们不在乎，自己有罐头。

秦纳斯：俄国人呢？

查赫：吃白菜根，但没有罐头。

秦纳斯：英国人呢？

查赫：枣子布丁。

法国军官的房间内。

床上有人坐着，有人躺着，一面抽烟，一面等那个给罗森大勒当勤务兵的加米把桌子摆好。

演员：战前我是北方滑稽剧场的演员。你看过我的戏吗？

马来沙勒：噢！你知道，看戏这种事，太严肃！我喜欢骑自行车。你对环行全国的自行车比赛有兴趣吗？

波尔狄安、罗森大勒、工程师另组成一群。

波尔狄安：可以在城里随便买东西吗？

工程师：通过伙食处可以随便买。

波尔狄安：我要买一张舒服的沙发、几本书、一副

纸牌、一些英国烟丝……

工程师：呀！这些，您可买不到！

加米把一包香烟交给罗森大勒。

加米：中尉，拿着。我想办法明天再来。

罗森大勒：加米，谢谢。现在，朋友们，如果你们赞成的话，请上桌……

……让我们来看一看……你们头一道菜要什么？冷鸡，蘑菇鹅肝酱还是酒糟鲑鱼？……

波尔狄安：看来，您家里吃得还不坏！

马来沙勒：这儿不供给吃的吗？

雷米：名义上是给，实际上，给的东西都不能吃；我们有包裹，特别是有罗森大勒的包裹，那就够了。

罗森大勒：别提了，这算不了什么！上尉，来点烧酒当开胃酒怎样？

波尔狄安：那有什么不好？

教员：我一生从来没吃过这样好的，我现在已开始能习惯接受罗森大勒的盛情；的确，人很容易适应环境。

演员：不用说就知道中尉出身是教员……（顺口溜）圆脸的姑娘……酿酒好下菜……赛过活神仙……先做三八蛋……

波尔狄安：开这玩笑，是硬要人家觉得滑稽吗？
（对罗森大勒）的确不错，您的烧酒很纯。